

何处觅天涯

王中才



昆仑文学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王中才

何处觅天涯

• 昆仑文学丛书 •

何处觅天涯

王中才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4 $\frac{1}{2}$ ·插页3·字数81,000

1984年2月第1版·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200

书号 10137·85 定价 0.47 元

序

范咏戈

作为王中才同志散文作品的一个忠实读者，我喜欢《何处觅天涯》这本散文集。但当王中才同志要我为这本散文集写个“序”时，我却为难了。因为在《何处觅天涯》前，我是个后学者，缺少为人作序的资格。只是在王中才同志答应可以写成别一意义上的一种“序”——只作为一个熟识和了解他的同志，对他的作品讲几句实在的话时，只是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王传洪同志的一再鼓励下，我才鼓起勇气。虽然如此，但深知要对王中才同志的散文说一点洞中肯綮、不偏不倚的话，也是与我的才力所不相当的。

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三年，我和王中才同志先后调到《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工作，又先后离开。其间有近十个春秋在这个和谐而紧张的战斗集体里一起度过。而这十年间所经历的恰是沧海翻腾、大地震颤、世代更新的不寻常的岁月。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可以说都是风雨同舟走过来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所以，当我读《鼓浪雨花巷》时，

目光独在一行字上停留了许久，而别人也许不会在意。即作者写他在“四人帮”肆虐的年月，到福建去“做些赶时髦的窝囊事”。我知道这些“窝囊事”指的是什么，而且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自己所做过的那些不少于他的“赶时髦的窝囊事”，产生出一种与作者相同的自责的心情和对作者敢于在作品中向读者袒露灵魂的勇气的佩服。顺带说一句，一个散文作者如果他的笔只停留在生活事实的表层，如果他的笔只停留在灵魂的表面，他是绝不可能写出精美动人、给人以亲切感受的文字的。

因此，作为王中才同志散文创作的一个见证人，我以为，十年动乱和动乱后的痛定思痛，是《何处觅天涯》各篇共同的写作背景。试看不论《光逝》中的张总，《沙漠的星》中的北京女知青，或是青月庵中的尼姑长莲，鼓浪屿上先后出现过的两个戴花的姑娘，不都是那个时代的一帧小插图或某种有力的佐证吗？作者于生活的博物馆里撷取的每一幅断笺、每一片碎皿，无不印有特殊时代的特殊印记，无不意在启示人们珍惜今天的、弥足珍贵的岁月，去创造一个更加壮美的明天，也无不让人从中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美的敏锐感受和对艺术美的执着追求，以及一颗力图与人民军队的战士达到相通的心。——这些，既是《何处觅天涯》的特色，也是作者的为人、气质。

王中才同志显然在他的作品中，把散文创作的诗意追求带进了一个新天地。为了锻炼自己寻觅诗意的素质，他有一个时期曾专门改了一下散文诗。出版了《晓星集》、《光

斑集》等散文诗集。《何处觅天涯》里也收了两篇散文诗：《光逝》和《梦西沙》。谈到诗意的追求，我不禁又想起大约三、四年前，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前身解放军文艺社还借住在的一所幼儿园里办公的时候，诗人李瑛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过的一番话。他说：“诗是精神美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诗人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创造人的精神美的一种崇高的劳动。”又说：“诗人不是行政机关里的文书员，他应该象一个勘探员或侦察兵。他不是抄写，不是复述，而是发现。”这些话，在当时和其后都深深启示了我（后来见之于《李瑛诗选·自序》）。我想，创造人的精神美的崇高劳动，恐怕不只是诗人们的事，也是小说家、散文家……应当从事的崇高的工作。尤其是散文这种便于述感和最要求于有诗意的文学形式，需要的正是作家从生活的地层中，不断勘探并向读者展示出精神美的新品种。试回想一下六十年代为什么能成为散文的“黄金时代”？还不正是因为从刘白羽的《红玛瑙》、杨朔的《雪浪花》，到冯牧的《沿着澜沧江的激流》、袁鹰的《戈壁水长流》等，创造了如此之许的歌颂劳动者的精神美的新品种吗？而今人们每每慨叹散文创作“不景气”，重要的原因怕也在这里。然而，做“勘探员”或“侦察兵”，不是寻找精神美的一般品种而去发现精神美的新品种，谈何容易！我自己是深知其甘苦的。从中学时代起我便非常喜爱散文，也曾不间断地读读写写，写写读读。二十余年了，至今并没有写成几篇真正意义上的散文。究其原因，正是个人素质中缺乏“勘探”

精神而只有“文书”功力。但中才同志是有一种艺术上的探险、探胜精神的。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这本集子里的各篇也会发现。从《郎家坡》到《探美九彩岛》，作者力图写一篇是一篇，不仅力图避开别人，也想方设法避开自己（避开自己比避开别人更难）。因此能够不断地以他创造的精神美的新品种给人以心灵的浸润。无论是《郎家坡》中方秋生的落地生根的竹子精神，还是《神水泉记》中老刘的百折不挠、择地而出的泉水品格，以及象海湾的“月”、沙漠的“星”和珊瑚那般明丽的战士和渔女，都可以看作是作者在编余的生活中追寻并呈献给读者的战士精神美的新品种。当它们从作者的或抒发情怀，或记人状物，或描山画水之中，或絮语不已和慨然一叹之中流淌出来时，虽然未必可以说达到了对美的极致的发现，但无不可以说在生活的万波碧漾中凿开了自己的一眼“泉”。

可以这么说，诗意、文眼是抒情散文的“命门”。假若《岳阳楼记》只画出“波澜不惊”“渔歌互答”的图画，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是绝不会为人们传诵至今的。但对散文和一切艺术品种来说，徒思想又不足以自行。“言而无文，其行不远”。所以，散文还要有“文”。在《何处觅天涯》中，这种“文”突出地表现为作者对色彩美的追求。如果说《郎家坡》当时还写得不够空灵的话，那么到《探美九彩岛》，王中才同志的散文便已经发生了由较单一的色调到“文有九彩”的变化。我尤其喜欢《歌的旅行》和《何处觅天涯》两篇。不妨说，在《歌的旅行》

中，王中才同志才写出了自己，找到了自己。这是真正的美文学。这种美文学在外部形态上，首先表现为作者驾驭和调度语言的能力以及敏锐的词感。为此，他付出过艰苦的劳动。除了下功夫学习语言，他还“速成”了一些色彩学、音乐学、绘画学、光电学等方面的知识。因此他的散文，越往后越写得色彩缤纷，具有一种绘画美，构成他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获一九八二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三角梅》，也是以诗情画意见长的。艺术美化生活，它本身也需要美化。你看这青岛海滨的小楼房，一座座或鲜红，或淡蓝，或洁白，或米黄，在海边踱步，宛如置身在一片五彩缤纷的花蘑菇丛中，多看一眼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假若一律盖得如同大学里的学生宿舍楼，一色青或一色灰，对游人来说岂非大煞风景么？

当然，如果追求文采过了火，失去控制，也就不能成为一篇好的散文。就散文创作的命脉来说，我以为最根本的还是要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正象有人说的，一个不管平时如何拙于言辞的人，当他说起自己所激动的事的时候，总也能给别人以几分激动的。因为他吐的是真言，诉的是真情。矫情将是导致散文解体的真正原因。而且对于“文”，也不应仅仅理解为华赡。有时朴实可能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文”。鲁迅的《藤野先生》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同样赢得了人们深深的喜爱。——这么说，并不是说王中才同志的文章就已失去控制，过火了，不亲切和不真挚了。只不过在他要我“放胆去说”的时候，作为一个互

相熟识的同志、后学者的文友，我也就放胆作这么一点提醒吧。

1983.5 于青岛 海军疗养院

· 昆仑文学丛书 ·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昆仑文学丛书》，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使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真理与正义，以及献身军事战线的千万战士的音容笑貌与心灵世界，他们的爱或憎、辉煌的或平凡的生活、壮烈的或默默的牺牲，能够在这里多少有所展示；愿她成为一片小小的园林，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嫩苗在这里成长，绿树在这里成荫。

这套文学丛书选辑的是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以及其它文学作品。作者是军内军外中青年作家。从八三年开始，计划每年出一套，每套约十二本，每本十万字左右。每套书的最后一本是军事文学创作论集，其它都是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以有限的规模而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是我们的向往。为了实现这个奢望，我们当力求做到编选谨严，出版及时，印制精良。



问：文学之海的泳儿，你的彼岸在何方？

答：在海底，深深的海底。

问：那是溺水者的葬地吧？

答：是泳儿的归宿。那里有太阳幽微的蓝光，五彩缤纷的藻丛和珊瑚……躺在它们中间，才能同大海永生！

王中丁

作者小传

王中才，1940年生于大连市。1960年考入天津财经学院，1961年8月入伍，历任战士、副班长、干事、秘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现为沈阳军区创作员。

第一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是1964年。1972年任编辑后，在工作之余，致力于散文和散文诗的创作。近两年从事专业创作，开始写中短篇小说。已出版《晓星集》、《光斑集》两本散文诗集。所作散文《青月庵的记忆》获1981年《鸭绿江》作品奖，短篇小说《三角梅》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解放军文艺》1982年优秀作品奖。

目 次

序	范咏戈 (1)
郎家坡	(1)
神水泉记	(11)
古战场风情	(20)
海湾的月	(30)
光逝	(40)
沙漠的星	(47)
青月庵的记忆	(60)
鼓浪雨花巷	(69)
歌的旅行	(76)
珊瑚的印象	(91)
梦西沙	(100)
何处觅天涯	(111)
探美九彩岛	(126)
后记	(134)

郎 家 坡

蜀东山高谷深，十二月又多雨天。我到方家梁去探望复员老战士方秋生这天，正赶上毛毛雨。那雨细细密密，如丝似麻，悄悄地下个没完没了。雨雾笼罩着群山，也不知山有多高，谷有多深。只感到我坐的汽车，象大海中的小船一样，忽尔跃上峰巅，窗外涌来一片云海；忽尔跌进川底，窗外又遮来漫天雨幕。这样颠簸了足有半个上午，才在一个谷底小站停下来。我撑开雨伞下了车，唯见公路象一条细流似的被两边的陡崖夹着，似乎除此再也无路可走。我问一个老人，方家梁在何处？老人指一指天说：“爬上这个坡，翻过那个山垭口就是罗！”

我顺他的手指仰天望去，哪有什么山垭口！眼前的绿山把雨丝染成了绿雾，绿雾上层是慢慢浮动的青灰色云块。只是透过云缝露出一片淡白的天空，我想那就是山垭口了吧，便问：“这坡有多长啊？”

“这是郎家坡，上坡三十三，下坡五十五。”

“噢！”这实在叫我吃惊。汽车颠了半上午，我满以为

已经钻进了深山，想不到这郎家坡还要深似一层。我虽没见过方秋生，但看见这险峻的大山，对报纸上登载的他扎根深山艰苦奋斗的事迹，似乎有了更深的理解，怪不得首长叫我趁出差的机会去看看他。

我兴冲冲地踏上了郎家坡。坡路是石板铺的，一级一级叠上去，弯弯曲曲，好象登天的云梯。更喜人的是路两旁高大茂密的竹林。竹干粗细相杂，有的粗如碗口，有的细如笔杆，但都伸展着细长的枝叶，挤挤攘攘，争相生长。细雨滋润着竹林，象给每根竹子涂了一层油彩，更添了一层翠绿。在高大茂密的竹林间，石板路更显得幽深而狭窄，雨伞不时被竹子的枝叶挂住。我把伞盖收小，雨滴又洒在我的脚面上、裤管上。我正被弄得没办法时，突然，从前面竹林深处隐隐约约传来了浑厚的歌声：

雨罩青山罗唻，
绿融融呕啷罗，
挑起扁担唧唧啷啷，
下山岗呕啷罗……

歌声渐渐近了，不一会儿，从小路弯处闪出一个人来。他个头不高，戴着一顶显得很大的竹斗笠，披着一架显得很宽绰的蓑衣，肩上一根竹扁担，挑了足有五六十个竹粪箕，高挽着的裤腿下露着一双赤脚，登着双草鞋。到跟前我才看清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脸清瘦，略

显突起的颧骨上浮着黑红色，细眯的眼睛露着喜气。两个黑黑的脚杆不粗，但两脚脚指却展得很阔，象两个铁锨头。他看见了我，停住了脚步，眼角露出一丝不易被人注意的笑纹，问：“同志，不是本地人吧！在这路上撑伞，竹枝极可不饶你哩！”

“嗯，是东北来的。”我只好承认。

“来干啥子？”

“看一个复员战士，叫方秋生。你不知道？”

他急忙撂下肩上的担子，双手有力地抱住我的双肩，细眯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里的欢喜一下子都从眼里洋溢出来。可只一刹那，他的眼睑又低下来了，说：“我做得还很不好哩，首长是叫你来给我加油啊……”

这就是我要见的方秋生，可又不是我想象中的方秋生！记得首长给我讲过，一九六三年，方秋生在九连当五班长时，毛主席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光辉题词。他把毛主席的题词牢牢记在心里。这年冬天，九连进行长途奔袭演习，路过一个断了桥的小河汉，因河里冰层经不住人踩，部队被拦阻在岸边。这时方秋生马上跑到附近村里借来两块门板，跳到河里，和几个战士一起，把两块门板的一头分别搭在两边的岸上，用脊背顶起当中的结合部，搭起一座简易小桥。被他踏碎的冰屑很快又冻成一块，死死地咬住了他的双腿，寒气浸透了他的肌骨……这一年，他成了我们部队第一个雷锋式的好班长。每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总把他想象成一个身高力大的人。不然怎

能用脊梁架起桥来！但站在我面前的竟是这样一个清瘦的人！不知怎的，这使我心里一阵强烈的震动，不觉收了雨伞，双手紧紧地抱住了他披着蓑衣的肩头，雨丝无声地落在了我的脸上、身上……

这时，我背后有人喊了声：“方书记，你的脚杆就是闲不住，又帮我们送粪箕！”我随声望去，见喊话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她身后跟着五六个青年男女，都是戴着竹斗笠，扛着竹扁担，正大步往上走来。

方秋生脸上一下子又变得笑悠悠的，他对我说：“这妹儿叫郎素琴，是副业组长，又是个土医生，是个满厉害的妹儿！先叫她带你到梁上。今天是公社的学习日，我去安排一下就转来。”说完，他忙担起粪箕，边往下走边喊：

“琴妹儿，巧哩，我正要请你帮我担呢！”当素琴当真伸手接他的担子时，他猛一躲蹿了过去，只一闪，便隐进了竹林中。逗得青年们一阵好笑。

等素琴走到我跟前，我笑着说：“秋生同志还爱开个玩笑啊！”

素琴说：“他是个革命的乐天派呢！他要没这点乐劲儿，在这地方铁打的金刚也得趴下了！”说到这里，她才想起问我是谁，我向她说明了来意，她又说：“噢，那你更该知道了，他八年前复员时，两腿有严重的关节炎。那时，我们这上下八十八里郎家坡，是山秃河干。他到了家，看到这情况，不管自己啥子炎不炎，撂下背包就去找党支部，说：‘一个战士，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自己战斗的阵